

書叢小科百國中

洪秀全

著 秦 牧



知新 · 書讀 · 活生

行發店書聯三

新中國百科小叢書

洪秀全

秦牧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

三聯書店發行

212 • B9 • 46 K • P96 • \$2.40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

一九四九年七月第一版

一九五〇年二月第二版

導文印刷所承印

上海造 5001—13000 冊

• 總 管 理 處 •

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

• 各 地 分 店 •

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漢民路

天 津 • 濟 南 • 西 安 • 長 沙 • 開 封

香 港 • 大 連 • 哈 爾 濱 • 重 慶 • 漢 口



全 秀 洪

目次

一	窮塾師的憤慨·····	(一)
二	紫荊山的教主·····	(二)
三	太平天國的義旗·····	(三七)
四	天京景象·····	(四)
五	骨肉相殘·····	(五)
六	金龍殿的幽魂·····	(六)

一 窮塾師的憤慨

洪秀全是廣東花縣官祿埗人。

花縣是個芝蔴大的小縣城，離廣州祇有一百多里地，住着許多『客家』。洪秀全的前代就是潮、嘉一帶的客家。客家原是中原漢族避異族之亂南遷的，因為聚居在山地，多有堅毅勇敢勤苦耐勞的性格。洪秀全，一個面闊顴高，說起廣州話來帶着客家音，少年時代活潑談諧的人，從小就稟有這種優良性格。

他父親洪鏡揚，是鄉村裏的『堡尊』，世代業農，家境不大好，應該

算是中農階級。一八一四年（嘉慶十八年）洪秀全時家裏已經有了兩個男孩，都是平庸的孩子。但這個小弟弟從小可聰明得很。七歲入塾讀書，五六年間，熟讀了四書、五經、孝經和許多古文。塾師和父老們都很稱讚他，大家都希望他科舉成名。但是家裏的經濟情形總是很拮据，讀到十六歲又輟學了，祇好幫忙父兄耕田和看牛。但他還是常常帶着書本到郊野去讀。在那山明水秀的南方的田野裏，他父親時常大聲地喊着他：『仁坤！仁坤！』把沉緬在書本裏的他喚醒。原來他的本名就叫『仁坤』，小字火秀。爲什麼又叫做洪秀全呢？說起來却有一段來歷。

洪仁坤一脚牛糞一脚泥地做着活路。同族的父老覺得這樣聰明的孩子，學業荒廢了可惜，就慫恿他做村裏的私塾教師，一方面教育村中兒

童，一方面也可以去考取『功名』。他十三歲在縣城裏考中童生後，已經有資格到廣州去考秀才了。他在十六歲，二十三歲，二十四歲，三十一歲時四次到廣州去應考，次次失敗。每失敗一次，他的怨憤就增加一次。到了第四次失敗後，他就死心塌地放棄功名之念，轉過身來要幹『造反』的事業了。從來讀書人的唯一出路就是應考，中舉，做官。做官的路和造反的路恰恰相反，這一大轉變的發生斷不是簡單的事情。

當他二十四歲那年，第二次到廣州應考的時候，在廣州城內見到一個外國人和一個中國人在街上宣傳基督教。當時廣州十三行一帶雖然『番鬼』極多，賣鴉片，賣綢緞，熱鬧非常，但這種傳教場面還是不多見的。洪仁坤也站着看。那外國人是英國教士摩禮遜（R. Morrison），伴他在一起

的是中國第一個做基督教牧師的梁亞發。他們正在向路人散發梁亞發著的勸世良言。洪仁坤也得了一部。他把這部書帶回鄉間，並沒有立刻去讀它。到第二年，他第三次考試失敗回家，精神上受了很大打擊，生了一場嚴重的大熱病。他在病中夢見各種幻象，見到一個金髮皂袍的老人，遣天使帶他上天，天使手上拿着一面幡旗，上面硃筆寫着『天王大道君王全』數字；還有一個中年人幫助他斬妖除魔。後來在太平天國運動展開後，當時洪秀全夢裏的兩個人被解釋爲『上帝』和『耶穌』。其實這祇是他的反抗心，憂憤心，以及在廣州見到的『番鬼』的臉孔，再加上一些紛亂的意念雜揉而成的夢境罷了。

經過這麼一場幻夢，他記着那『天王大道君王全』幾個字，便改名秀

全，很有點『受天之命』的氣概。他在這個時期作過好些雄心萬丈，儼然帝王口吻的詩，有兩首七律是這樣的：

手握乾坤殺伐權，斬邪留正解民懸，
眼通西北江山外，聲震東南日月邊。
展爪似嫌雲路小，騰身何怕漢程偏？
風雷鼓舞三千浪，易象飛龍定在天。

手提三尺定山河，四海民家共飲和。
擒盡妖魃歸地網，摧殘奸宄落天羅。
東南西北敦皇極，日月星辰奏凱歌。
虎嘯龍吟光世界，太平一統樂如何。

這樣的詩固然表現着他個人的雄心，但也反映在當時社會條件下人民大眾的最單純的希望。

那時滿清腐敗已極，農民處在最慘重的封建壓迫下，官府催糧催稅，隨便打人殺人。農村中到處深藏着對地主階級的仇恨和對滿清統治者的不

滿。洪秀全這時和活動於湖南廣東一帶的以『反清復明』爲宗旨的天地會中人物開始有了接觸，他的『反清』思想便日漸崛長起來。他窮得很，爲了結交會黨朋友，時常把太太的金飾變賣了招待友人。他的太太是嘉應州（梅縣）姓賴的大戶人家的女兒，對他十分體貼，倒也時常慷慨地把首飾拿出來。

洪秀全這時雖然反清情緒日漸濃厚，但還未完全放棄功名之念，只是對於『考秀才』一事沒有從前那麼起勁吧了。以前是每隔一段短時間就去考一回，這次却一隔隔了七年。這年是一八四三年，他三十一歲，剛巧在鴉片戰爭後，清朝紙老虎的威風戮穿了。廣州的官員怕英國人怕得要命，向人民勒索『贖城費』，送給侵略軍。那些亂七八糟，抽大煙，玩女人，

全無紀律的綠營兵、八旗兵見到英國兵船開來時像是見到閻王一樣：『望見夷船，捲包而遁。』到了英國兵進城，這些老爺兵有的又幫忙他們搶東西，挑行李。人民忍無可忍，便組織了一種自覺的反抗運動。三元里『平英團』，佛山團防打擊英軍的事，都在這時候的廣州府出現。然而那些官老爺們，却反而加以壓迫。人民更把官吏看做洋奴，四處揭帖鬩鬧，小孩子們也紛紛唱着民謠道：『百姓怕官，官怕洋鬼，洋鬼怕百姓。』廣州城裏，到處都充塞着罵官和『洋鬼』的『丟那媽，丟那媽』的聲音了。

洪秀全這一次應考又告失敗，但廣州城裏一切不平的景象他看在眼裏了。人民的怨恨，官吏的驕橫，十三行那些外國商人趾高氣揚的模樣，以及因鴉片傾銷造成的現象——滿街走着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的『道友』，

在在都刺激了這個雄心勃勃的青年人；他痛感到異族的壓迫和農民的困苦，決心實行起義的準備了。

洪秀全從廣州回家以後，四處找可以談話的人發牢騷。他和堂弟洪仁玕討論時勢，慷慨激昂地說道：『中國有十八省那樣大，却給祇有三省地盤的「滿洲狗」壓迫着，幾萬萬的漢人，給幾百萬的「韃奴」壓制着，真是太可恥了！每年還要把中國幾千萬萬兩金銀變成煙土，吸盡民脂民膏去亂花，一年這樣，年年這樣，至今兩百年，中國人怎能夠不窮呢？』說時長吁短嘆，拍着桌子，連柔弱的洪仁玕都不能不受到感動。

因為窮，洪秀全仍得去教書，他又在蓮家塘李家設起私塾來。這時他和他的中表兄弟馮雲山來往極密，馮雲山也是一個屢次去應試失敗的窮塾

師，沉着精幹，對洪秀全很有信仰。洪秀全有一天偶然翻讀七年前得到的那本勸世良言，他用自己的意思來揣度領會書中的話，覺得那本書彷彿是對他而說似的。他聯想到六年前那個幻夢的印象，益發相信夢裏見到的一老一壯就是『上帝』和『耶穌』，自己就是天父的第二個兒子，確實已經『受天之命』要來改造這個社會。於是，做一個新宗教教主的信念和造反的決心便油然而生了。

他把這意見告訴馮雲山，馮雲山很相信他。洪秀全便決心創教，但這時他連新約、舊約都還沒有看過，祇能根據着勸世良言來定下一些教條，很簡單的勸人在上帝面前悔罪，不事邪神，不行惡事，遵守天條，他的教就叫做『上帝教』。他自施洗禮，馮雲山也接受了洗禮。他們把孔子的牌

位毀棄，結果學童驚散，私塾停辦，他們的飯碗都打碎了。但他們全不在意，決心走到比自己更貧苦的農民大眾中去。一八八四年，也就是洪秀全最後一次應考的次年，兩個年青人在廣東各地漫遊了幾個月。那時廣東的滿清官員正在累千累萬地大殺會黨，他們發現這裏不是理想的根據地，便決心深入廣西腹地去。洪秀全的父母幾年前早已相繼死亡，他留着太太在家裏守着幾畝薄田，和哥哥們握別，偕同馮雲山，一起背着小包袱，開始離鄉背井追求理想去了。

二 紫荊山的教主

經過了長途的跋涉，洪秀全和馮雲山到了廣西潯州府屬的貴縣。洪秀全母親的外家親戚有四個人住在貴縣城外的賜谷村。他們就在那兒住下來，苦心傳道，半年間得到了一百多農民做他們的教徒。

兩個人都覺得不滿足，洪秀全便在那年年底重回花縣，打算研究和創造傳教文書；馮雲山也離開貴縣，到潯州（桂平縣）的紫荊山區去活動。兩個人分頭工作去了：一個加緊組織羣衆，一個在思想理論上作進一步的發揮。

洪秀全回到花縣，在自己家裏又開起私塾來；一來因爲洪姓在那兒是大族，二來因爲他的人緣本來不錯，倒也沒有誰因爲他前年拆除孔子牌位而找他的麻煩。他一面教書，一面思索着宗教和革命的道理，苦行冥索，漸漸形成了一套革命理論，時常向鄉中父老說：『上帝劃分世界各國，以洋海爲界，好像父親分家產給兒子們似的。各人應該尊重父親的遺囑，各自保管自己所得的產業，爲什麼滿洲人竟用暴力侵入中國，強奪兄弟的產業呢？』他的宣教工作漸漸提高了他在故鄉父老間的威信，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六年，他寫成了三篇東西：原道救世歌，原道醒世論和原道覺世訓。救世歌勸人要做正派的人，戒淫，戒忤逆，戒殺害，不可做强盜，不可做巫覡，不可賭博，在戒條裏同時輸入政治上人人平等的思想；醒世論又灌